

明季忠義叢刊

嘉定義民別傳

胡山源著



世界書局印行

明季忠義叢刊

胡山源著

嘉定義民別傳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嘉定義民別傳（全二冊）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胡山源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明季忠義叢刊序

陸高誼

所謂民族思想，乃近代之產物。昔日地大物博，人人得而安居樂業，即有一二野心家，興兵稱雄，亦一家一姓之得失，與全民族無關。例如我國歷史所載，雖代有外族侵入，但如蚩尤之戰，夷狄之患，匈奴之擾，五胡之亂，殆皆肆行劫掠，以多獲財物爲滿足，初無毀滅他人民族，移殖自己民族之目的，不得謂之民族戰爭。迨宋室南渡，胡元建國，朱明覆亡，滿清奄有中原，興亡之際，攻戰拒守，情況激烈，民族思想，於是蓬勃而起。

西洋亦然。自工業革命後，各國競相推行殖民政策，以謀國外市場，鯨吞蠶食，不遺餘力。民族思想，亦愈演愈烈。

夫一民族，自有其一民族之特性。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彼此迥不相同。故民族無論如何弱小，決不願舍己從人，泯其特性。事也，勢也，亦人情也。

我國自宋以來，歷次民族抗戰中，以明季抗滿爲最烈，而民族思想之色彩，亦以明季爲最濃。蓋後來居上，天下事固當如此。胡君着眼此點，於是有明季忠義叢刊之作。

或曰，今茲五族共和，漢滿一家，胡爲乎舊事重提？余曰，非也。明季忠義叢刊者，以外形言，固爲表彰

明季忠臣義士，動人觀感，以內容言，則爲提倡民族思想，發人深省者也。蓋凡爲國民，皆有民族自衛之責任，苟有一技之長，卽當出其全力，以爲國用。是故作者於廣徵博訪，搜幽鉤奇之餘，更吮毫伸紙，寫成專篇，其用心固非僅騁其詞華，以文學自鳴而已。援古證今，尙係一般看法；借古勵今，乃爲作者之真意，幸讀者留意及之。

抑江陰、嘉定、揚州等處，皆爲余舊遊之地，尤以江陰爲最久，幾成余之第二故鄉。余自小求學江陰，前後凡七載，足跡遍城鄉。童年景象，猶歷歷在目。深覺睢陽廟、二侯祠、戚公祠、三公祠等，英風宛在，豪氣凜然，大足以振頽立懦，蔚爲民族之光。至於一般民情，亦多激昂慷慨，砥厲廉隅，較之其他江南柔弱之邦，出一頭地。茲者，陣雲低壓，寇氛日深，讀此忠義叢刊，余懷渺渺，尤多思古之幽情，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固不僅撫今追昔，感慨係之而已。

惟作者雖不欲以文辭見長，余仍不能不爲之一言，以爲介紹。余在世界名人傳記叢刊中，曾言及傳記文學之重要，並預擬中國名人傳記之嘗試。今作者以新文藝之筆法，寫舊題材之人物，生動活潑，一洗舊日「官書式」與「流水帳」之濫調，頗合余之主張。至於作者用筆，句斟字酌，絲毫不苟，平實流利，兼而有之。讀之令人心曠神怡，如獲至寶，遠非率爾操觚者所能及，尤爲本書之特色。倘各級學校以此爲國文課本，或爲補充讀物，或作新文藝研究，亦必有極好之收穫也。海內賢達，幸垂察焉。

自序

「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懸在人人的口頭，因此，同是抵抗滿清，而且江陰抵抗的規模比了嘉定的大，嘉定的聲名却超出了江陰。不過無論規模大小，嘉定一縣是作着單獨抵抗的，而其抵抗的力量，也是發之於民衆的，所以我寫了「江陰義民別傳」之後，就要緊來寫這本「嘉定義民別傳」。規模的大小，一毫影響不到價值的大小。至於這種抵抗的價值，則我已經在「江陰義民別傳」的「自序并題」和「後序」中說過了，此處不再贅。

不過嘉定的抵抗，日期只有十二天，死傷的人數只有二萬餘，遠不及江陰的八十餘天和十幾萬人，確是事實，到底爲了什麼原故呢？

江陰重於城而輕於鄉，嘉定則重於鄉而輕於城。江陰守城的戰事，固然轟轟烈烈，有聲有色，而守鄉的戰事，則不過東鱗西爪，偶一爲之而已。嘉定則不然，守城幾乎沒有經過什麼激烈的戰事，而羅店、葛隆各鎮，則死拚硬扯，頗足以轟動一時。爲了這樣，江陰的力量是集中的，集中了力量便大，而效力也就宏了。嘉定的力量是分散的，分散了力量便小，而效力也就微了。

造成這種原因的，則另外有着三點：一、江陰有智勇兼全，足以號召的領袖，而嘉定則僅有若干僅知氣節的書生。二、江陰人的個性，也許要比嘉定人堅強些。（嘉定城未破時，人們便已準備『買命錢』，既破後，大呼『都爺饒命』，江陰人則城破後還巷戰三天！）

此外，江陰的漢奸少，嘉定的漢奸多。並且江陰人對於漢奸，見一個殺一個，既絕了內應，也少了搖惑人心者，而嘉定則認賊作父，開門揖盜的漢奸，居然還可以耀武揚威，搖唇鼓舌。三、那時江陰城內的糧餉器械，似乎也比嘉定城內充足些。

有了這三個原因，所以會有那樣不同的結果。

不過嘉定將力量分散在鄉間的抗戰方式，也有着牠的特長，所以嘉定城破後，葛隆外岡等處，還可以與清軍以重大的擾亂與威脅，不像江陰城一破，全境便告平定。

畢竟人類是會進步的，現在我們的抗戰，已經能集二者之長，而去二者之短了。那就是說，城也要守，鄉也要保；力量應集中時集中，應分散時分散，而且處處都有一定的計劃，為全盤計劃的一環。所以我們可以預言，將來的結果，決不會如從前，各個被擊破，逐漸被消滅，而一定會在最後五分鐘，出以致命的打擊！

本書和前書「江陰義民別傳」在意義上的比較是如此，在文字技術上的比較，則我願意讀者自己會注意，究竟有什麼優劣。兩書都在我百忙中寫成，而寫時都用着我的全力的，寫的方法，也正相同，仍請讀

者批評。

羅店現在屬寶山，但在那時則確屬嘉定，因此我在這書中寫到羅店的義民，並沒有自亂我的體例，附帶在此聲明一下。

二十七年十一月

嘉定義民別傳目錄

許龍	第一個攻打清兵的鄉兵領袖	一
黃淵耀	與兄黃淳耀同殉的首義者	九
蔣大忠	屍跡不磨的俠少年	一八
朱六	水擒清將的豆腐店夥	二七
徐文蔚	西門鎮鄉兵的首領	三六
梁成	拉漢奸一同溺死的善士	四六
唐景耀	嚴拒漢奸的老秀才	五七
老張	勇力過人的鄉農	六七
賣餅老兒	隱姓埋名的自願犧牲者	七九
嚴愛棠	大破蟹螯陣的智士	八五
性如	主張爲國抗敵的老和尚	九九
朱元亮	毀家紓難的薪炭店主	一一〇
郭元	痛罵漢奸的水果小販	一二〇

諸大可	死守三官堂橋的活佛	一三〇
張錫眉	死守南門的廉潔舉人	一三七
彭飛龍	計殲強敵的烈丈夫	一四五
楊克武	襲擊清兵的跛老人	一五二
鄭阿土	寧死不肯薙髮的鄉農	一六三
明道人	擅長書畫的遺民	一七一

附錄

嘉定縣乙酉紀事	(明朱子素)	一八三
嘉定屠城紀略	(明朱子素)	二〇三
侯嗣曾建義於嘉定	(明古藏室史臣 弘光實錄鈔)	二二二
嘉定之屠	(清吳偉業 鹿樵紀聞)	二二四
侯嗣曾黃淳耀同守嘉定城	(清計六奇 明季南略)	二二九
忠節	(清程其珏 嘉定縣志)	二三一
明季嘉定忠義遺事	(胡山源編)	二四三

許龍

清將李成棟經過嘉定往吳淞的時候，沒有在嘉定耽擱多少日子。不過他的裨將梁得勝却還留在嘉定的東關外，不能走。因為天旱水淺，步兵騎兵雖則不成問題，而一百多條船，却就開不動了，梁得勝不能不帶了三百個兵，在這裏守着。

他們在這裏，和嘉定人似乎很融洽。有些很乖巧的嘉定人，甚至和他們狎玩着，或者摸摸他們的背，或者嘲笑嘲笑他們，就像老朋友一般，他們也不以為意。清朝新授的知縣張維熙，想差人戽水到東關外去，以便他們的船能夠開走，梁得勝更是高興，準備就此浩浩蕩蕩，開往吳淞去。

不料這天嘉定城內外，忽然發生了種種謠言。第一個謠言說，薙髮令已行到嘉定了，那一個不肯薙髮的，就要殺頭，因此大家很是恐慌。其他幾個謠言，則說什麼地方已經起事了，將清兵殺死了許多，原來的嘉定總兵吳志葵，就要領兵到嘉定了，來剿滅東關外的清兵，因此大家很是興奮。不過無論恐慌或興奮，大家對於東關外的清兵，的確從此懷着敵視的態度，幾天來的交歡，在片刻之內，就此消滅無餘了。

到了晚上，城門不閉，在等待着吳志葵的兵。各地的鄉兵，都陸續上城來，人數很多，其中有着王家宅的

鄉兵，他們的首領是全縣聞名的許龍。

許龍是一個武秀才，家裏很有錢。去年四五月裏，自從北京城破，崇禎自盡的消息傳到嘉定後，嘉定正和別地一樣，失却了平常的秩序，擾亂得不堪。而擾亂得使許龍奮然而起，立下他的威名的，就是全縣大戶人家的奴僕，起了叛變。

那些奴僕說，現在皇帝已是沒有了，官府也沒有了，自然主人也沒有了。所以有些比較溫和的，就向主人索取賣身文契，恢復自由，不再聽從主人們使喚，有些比較激烈的，簡直反奴爲主，將他們原來的主人威嚇着，虐待着，甚至殺死他們。

許龍看了這種情形，大是憤怒。固然他家裏也有好些奴僕，不容他們胡作妄爲，自由行動，而他一看見在別地的無法無天，簡直叫他氣破了膽。他說，『皇帝是沒有了，我們還該聽從他所派下來的官府；官府沒有了，我們還該聽從代他們維持着秩序的大人先生，這樣，才可以見出我們大明百姓的義氣，並且也就容易設法中興大明了。怎樣可以一看見國家有了患難，就自私自利，乘機搗亂呢！這不但爲我們的敵人所笑，並且還給他們造成消滅我們的很好的機會，這那裏可以容忍得下呢！我要處治他們！』

他說得到做得到。因爲他很有氣力，誰不聽他的話，而又勸說不從的，他就要動武。一動武，別人沒有不被他屈伏的。又因爲他有錢，凡是應該用錢或可以用錢的地方，他都肯慷慨解囊，大量地化出去。他因此在

地方上博得了「小孟嘗」的聲名。更因爲他待底下人有恩，並不是一味的兇暴，所以他的奴僕，非但不背叛他，反而肯赴湯蹈火，聽從他的任何使喚。爲了這種種原故，他果然將全縣的叛奴，處治得服服貼貼。

他先爲相近的大戶人家打抱不平，按事實的輕重，爲他們解決主奴的鬭爭，奴僕是溫和的，他就用溫和的手段，奴僕是激烈的，他也就用激烈的手段。對於幾個最頑梗，最會擾亂社會的，他老實不客氣，就將他們殺死了。他告訴人說，『我代替官府來懲治他們，官府也一定贊成的。我總不願意在敵人還沒有到來之前，我們就先亂起來，準備做順民。』

他又對他的奴僕說，『你們是我的奴僕，你們幫我做事，保我的家，你們是對的。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我是大明的奴僕，我幫大明做事，保大明的天下，這樣我才對。因此你們爲我們所管，我爲大明所管，我們都是差不多的身份，不過各人的職位不同罷了：大家是爲了大明。』他的奴僕很能夠了解他的意思，所以始終沒有一個對他發生糾紛過。

他將相近各處的奴僕處治好了，縣中其他各處的奴僕，自然也就受到了影響，再不敢蠢然思動了。假使果然還有不服的，他不聽見便罷，聽見了不論是怎樣的遠，他都要趕將去，貫徹他的主張：維持社會的秩序，就是穩定大明的江山。

沒有多久，全縣的奴僕就沒有一個再敢叛變的，因爲敢叛變的，都給他殺死了。不過他並不就此以爲

滿意。他常嘆息着說：『處治家奴，究竟還容易；處治外賊，却有些艱難了。』他說的外賊，就是清兵。

因此他在解決叛奴之後，就竭力準備着，以便解決外賊。他先將自己一家的人，都好好訓練起來，然後再將王家宅的人訓練起來。大半年的工夫，他的訓練，很有成效。王家宅的鄉兵，在各鄉兵中，就成了最完整的隊伍。他等待着機會，來發揮他的氣力，達到他的目的：處治外賊。

他今天一聽見城裏有了那樣的謠言，就領着他的隊伍，向城裏來。同時來的，還有其他各鎮的鄉兵，他看見了很是欣喜，以為前途樂觀，大事就可以成功了。

他到時已經在夜裏了。城內外的人雖然很多，人心雖然都搖搖不定，却還沒有什麼發動。他看見了不禁又有些詫異，以為大家究竟在那裏作些什麼。『有什麼遲疑呢，將那些韃子斬草除根就是！』他看見人就這樣說。

他領着他的隊伍，直衝到了東關外。一看見河裏的兵船，他一聲號令，就有許多火把，擲到船上去。天旱物燥，各船上便立刻烈燄飛騰着。

梁得勝大驚而起，只好丟了船中的東西，和他的兵奔上岸來。

『殺韃子呀！殺韃子呀！』兩岸一片聲地喊着。船上的火，照得兩岸如同白晝。

這一百多條船中，所載的都是極其寶貴的東西。因為李成棟自從投降清朝以來，走過揚州，南京，鎮江，

常州各地，簡直將各地的精金美玉，名劍寶刀，劫掠一個乾淨。他正想將這些東西運往吳淞去，以便日後慢慢地享受，所以都載入了這些船中。不料到了此地，到了此刻，遇到了這一陣大火，梁得勝和三百個兵，只顧得自己的性命，那裏還顧得這些東西，只好眼看着牠們化爲灰燼。

『救命！救命！』忽然在一條船上發出這樣的慘厲呼聲。大家一看，原來是一個美麗的少婦。『我家在揚州，我是翰林公的女兒，被他們擄來的，各位快來救我！』她在對那些鄉兵喊着說。

『快些跳到水裏去，水很淺！』有人在岸上告訴她。

『我的腳被鎖在船上呢！』她哭了起來。

岸上的人正要想下水去救她，可是一陣火焰，捲到了她的身上，她就此沒有了聲音，火焰過後，也就沒有了她的影蹤。

『救命！救命！』這樣的女人呼聲，也不但只有一條船上發出，差不多條條船上都有得發出。可是每一個喊『救命』的人，都和那一個翰林公的千金一樣，被鎖牢在船中，所以都遭了同樣的命運。

『這些韃子比了吃人的野獸還兇，』許龍眼看着這些景象，只氣得暴跳如雷，於是咬着牙說，『非將他們每一個千刀萬剮不可！』

他把守在一個碼頭邊，一看見清兵上來，用刀就剝，一時之間，就被他剝倒了好幾個。他的隊伍，也都奮

勇趕殺着，其他各地的鄉兵，則在較遠之處，圍着吶喊，並追殺那些衝出來的清兵。『吳總兵的大隊到了，大家殺上前去呀！』他們還這樣喊着。

『上岡子！』梁得勝究竟是久經戰陣的人，所以雖然受到了意外的襲擊，他並不慌亂，在上了岸，審度情勢之後，就發着這個號令。

河的左岸，有着開河時挖起來的河泥，堆得很高，頗像北方的岡子，他就領着他的兵，搶了上去。奔得慢一些的，都被鄉兵殺死在地。

『包圍河泥墩！』許龍看見清兵都在紛紛爬上岡子，也就發了這個命令出來。『不要讓他們走漏一個！』

『散開！』梁得勝又在上而發着號令。

『圍攔！』許龍針對着梁得勝的號令，這樣喊着。

『放箭！』

『衝上去！』

岡子上有蘆荻，清兵就將牠們作了掩護；時間又在半夜，火光已經衰退，所以只有清兵看得見鄉兵，鄉兵看不見清兵。此外，清兵自上而下，鄉兵自下而上，彼此的勞逸，也全然不同，而對於清兵有利。因此，鄉兵沒

有一個衝得上去的，大都在沒有近到岡子時，就被清兵射倒，否則衝了上去，找不見清兵，也給清兵冷不防地截下岡來。鄉兵一再嘗試，不能上岡，上了岡站不住腳，就氣餒了不少，不敢再衝上去。

『大家隨我來！』許龍雷一般地喊着，就有許多鄉兵隨着他再衝上去。

『大家專射那個爲首的！』梁得勝在蘆荻中指揮着。

許龍還離岡子有幾十步遠，箭就如飛蝗一般，向他叢射而來，立刻他的胸口和臂上，中了兩枝，以致跌倒在地。跟他的人，也有幾個被射倒了。他們一看形勢不利，就擡起許龍，往後退走。

『不要退！衝上去！』許龍還在喊着。『他們沒有多少人了，就要完了！』

鄉兵不聽他的話，只擡着他向後退。較遠的鄉兵，就是王家宅以外的鄉兵，一看見許龍跌下去，早就潰散了。吳志葵的兵，當然是空中樓閣，根本就沒有出現。

『衝下去！大家向東走！』梁得勝知道鄉兵已經不濟，就發下了這個最後的號令。

『我就拚了罷！』許龍眼見清兵衝下來，他再也忍耐不住，就拔去了身上的箭，迴過身來迎着清兵。血從他的創口，直噴出來。

可是清兵下了岡，並不找人廝殺，只是奪路而走，而鄉兵又已失了鬪志，不再攔阻他們，所以他們就都衝出了重圍，到了東郊。梁得勝在這裏和他們喘息了一會，才領着他們狼狽地向吳淞奔去。那時他們只剩